

缪斯的眼睛



江曾培 著

I04
202
2

缪斯的眼睛

13264116

江曾培 著

花城出版社

缪斯的眼睛

江曾培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1 插页 140,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30册

ISBN 7-5360-0156-8/1·152

定价：2.85元

目 录

由“红衣少女”的眼睛说起.....	1
“求同”与“求异”.....	8
“春江水暖鸭先知”.....	11
创作须有宏观的眼光.....	23
加大作品的信息量.....	31
话说作品的容量.....	39
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观察和表现生活.....	58
不可无“理”.....	69
对“非理说”的再摇头.....	78
“以形写神”别说.....	82
多样化与主旋律.....	90
“外加工”与“内探索”.....	94

谨防“贵族化倾向”	99
“走出小街”	106
改革呼唤着文学	109
文艺学，请多研究些艺术吧	131
不可破碎地看待文学功能	138
关于风格的随想	145
艺术要有节制	164
“酒”与“酒精”	174
“格式塔”的联想	179
文学语言要洁而有味	186
千岛湖上的遐思	195
探索小议	204
从“回字有四样写法”说起	212
微型小说是训练作家的好学校	236
美与“距离”	258
化丑为美的“魔杖”	278
浅谈审美的个性差异	285
注视当代人寻找自己的骚动	294

且说人物的“复杂”与“纯粹”	307
好人与新人	314
“小人物”要联系着“大时代”	320
重要的是加强文学与群众的联系	327
不可“目中无人”	333
“可读性”与影片的好孬	338
说鉴赏	342
千万别粗制滥造	350
不妨来一点“评劣”活动	354
作家与评论家	359
请“老娘舅”少出场	369
甘于寂寞与不甘寂寞	372
“文人无行”析	375
后记	378

由“红衣少女”的眼睛说起

看电影《红衣少女》，人们都难忘安然的那一双眼睛。这双眼睛之所以引人注意、赞赏，不仅因为它清澈、透明，有着美丽的“形”，也不仅因为它坦荡、纯洁，有着动人的“神”，而且由于它是特定的“这一双”，确确实实是安然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这位十六岁的“红衣少女”，就是用这双眼睛在观察世界、认识人生。或者说，安然对大千世界、纷繁人生的认识，不是只靠别人讲的，而是十分注意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与把握的。比如，安然诚心想做“三好”学生，但她知道她之所以被评上“三好”，是由于姐姐安静违心地走了韦老师的“后门”，她难以忍受这种虚伪与丑恶，当面向韦老师挑明这点，毅然地不要这种“三好”的荣誉。韦老

师指责她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安然说：“不是我想的，是我用自己的眼睛发现的。”这里，善于“用自己的眼睛发现”，“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使得这双眼睛不是一双形式的空壳，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所共有的视觉器官，而是闪烁着一种特有的个性光彩，诱人、动人。

“红衣少女”有着这双自己的眼睛，是由于孕育她的作者，有着自己的眼睛。电影《红衣少女》，是根据小说《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改编的，它的作者铁凝刚刚迈出少女的门槛不久，是目前活跃在文坛上最年轻的作家之一。她从少女时代开始写作，就注意不“戴别人的眼镜”，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去发现。她笔下经常出现的少女形象，如小酸枣（《小酸枣》）、香雪（《哦，香雪》）等，写得那么美好、生动，就是别的作家视野中所少见的。而安然的出现，进一步表明作者有了一双明亮的“自己的眼睛”。她通过安然，使读者看到了一个纯洁、天真的少女心灵，在闯入了真诚与虚伪、坦荡与矫饰、高尚与庸俗、勇敢与怯懦并存的纷纭杂呈的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思索、追求、争斗，向大家展现了一个用她自己眼睛发现的世

界。铁凝的眼睛，原是充满着少女的天真、孩子的天真，她用这副天真的眼睛在看待生活，着意地去发现美、表现美；“然而天真并不是文学的全部。要学会天真，还要具备几分不天真。”——铁凝最近这样说。因而，她的眼光较前深邃了。她深一层地看到了人生的复杂。这表现在《红衣少女》中，由安然的眼睛里映照出生活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撞击，从而更有力地影响与震撼着读者的心。四月初，我在南京遇见铁凝，她是去参加三项全国文学奖授奖大会的，时值《红衣少女》正在上映，南京城刮起一股“铁旋风”，欢迎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人们赞扬她和“红衣少女”一样，有着一双“自己的眼睛”，像“红衣少女”那样天真、真诚，但又较“红衣少女”深邃、透彻……

由此使我再一次体会到：罗丹关于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眼睛”，要“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的见解，是至理名言。作家艺术家只有有了“自己的眼睛”，才能见别人之所未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而创新，正是创作的生命。列·托尔斯泰就是以此来评价作家的。他说：“当我们阅读或者思考一个新作

家的一部艺术作品的时候，在我们心里产生的一个主要问题经常是这样的：‘喂，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呀？你在哪一点上跟所有我所认识的人有所区别？关于应当怎样看待我们的生活这一点，你能够对我说出些什么新鲜的东西来呢？’……如果这是一位已经熟知的老作家，那么，问题就不在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喂，你还能够对我说出些什么新鲜的东西来呢？你现在是从哪一方面向我阐明生活的呢？’”这其中强调的“新鲜的东西”，就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摄取。因此，作家、艺术家的成就，是和他们的“眼睛”、眼光、眼力息息相关。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成名，在于他第一次看出当时的伦敦雾是紫红色的，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灰色的，并把它艺术地在画面上表现出来。于是莫奈这一名字，就凭借“伦敦雾的创造者”而传播开来。可以说，文艺史上的一切大家，莫不都像莫奈一样，因有“自己的眼睛”而为文艺王国提供了较多的前所未有的“新鲜的东西”。这几年，大批文学青年涌向文坛，其中脱颖而出的，都是那些较快地形成“自己的眼睛”的人。像邓刚看“海”，张承志看“河”，梁

晓声看“暴风雪”，乌热尔图看“篝火”……都有着自己的特有发现，在作品中提供了“新鲜的东西”，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铁凝以自己的眼睛写“少女”，也是一例。最近，文坛上又有一颗新星在冉冉上升。这就是钟阿城。他的处女作《棋王》的发表，可谓一鸣惊人。“一鸣”就能“惊人”，也就在于他有着一双不同于别人的“眼睛”。《棋王》写的是知青生活，题材并不新，可他没有像一般作品那样，正面去写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一事件，而是另辟蹊径，突出地写了“棋呆子”王一生的性格；这一性格，又不像通常所见的那样，放在劳动、战斗、开垦、戍边，或者离家、进点、上调、回城这样的“大事”中去表现，而是放在吃饭、下棋这样的“小事”中去展现；但由于发掘得深，它的意蕴却又超过了一般描写知青生活的作品，具有更大、更深的意义。这种独特的发现与表现，就使得阿城“一鸣”就“惊人”了。

因此，从事文艺创作，一定要注意锤炼“自己的眼睛”，使自己早日具有一种独到的观察力。达·芬奇刻苦画蛋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画蛋尚且如此，描绘其他事物更应这

样。我们需要记住福楼拜对莫泊桑的教导：“应当久久地注视你所想要表现的东西，发现过去任何人没有看到过和说起过的形象和式样。人，总有根据前人思索过的记忆来使用眼睛的习惯，因而一切东西都一定还有未被探索到的地方。区区小事也都包含着未知的部分，把它找出来。”能够见到那些“未被探索到的地方”，“未知的部分”，也就是一种独特的眼力了。

当然，这种独特的敏锐的眼力的形成，不仅需要耐心地“久久地注视”，而且需要深入的思索，反复的研究。“红衣少女”安然在观察生活时，复杂的生活曾使她的眼睛一度出现了迷惘，是正确的思考帮助她扫除了困惑。对铁凝来说，这个“红衣少女”的发现，也既是她从生活中细心地观察来的，也是她在生活中深刻地思索来的。她说过：“真诚、善良、虚伪、丑恶都深深地埋藏在生活之中，寻找、发现、开掘，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吧。”阿城就他的《棋王》则说过这样的话：“小至个人，大至中国，衣食是一个绝顶大的问题，以王一生的出身，他自然带了这个极现实的问题……这一二年讨饭的少了，近一年来竟极其稀罕，足见问题解决

得很实在。如果有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不惜以我们的衣食为代价，我和王一生们是不会答应的。”这种“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可以看作是隐藏在《棋王》故事背后的独到内蕴之一，这是作者观察与思考共同结出的果实。由此可以说，见别人之所未见，思别人之所未思，才能发别人之所未发，写别人之所未写。作家艺术家的“自己的眼睛”，不仅需要眼、耳、鼻、舌、身这些感觉器官的敏锐，而且有赖大脑这一思维器官的敏锐。自然，这两种器官的活动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对作家艺术家来说，而且要饱和着深厚的感情。肖霍洛夫写葛里高利抱着阿克西尼娅的尸体，抬头看到天上挂着的是一个黑色的太阳。这是多么出色的“发现”呵！太阳本是红的而不是黑的，但在极度悲痛、绝望的葛里高利眼中，这一异常的感受却是真实的。这是感人艺术的真实，唯有艺术家的“眼睛”才能发现它！

愿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眼睛”，艺术的“眼睛”，就像“红衣少女”那双“眼睛”，赢得人们注意、赞赏。

(1984年)

“求同”与“求异”

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求同存异”。这里的重点是“求同”。因为只有这样，才利于和平共处，维护世界和平。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对待人际间的矛盾上，也应有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才能促进团结。

然而，在文艺创作与评论上，只要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则似应鼓励探索与创新。因为，文革新，创作革新，艺术革新。作品的价值就在于能提供前所未有的新东西，给人以新的启示。《红楼梦》伟大，是由于打破了传统的写法，“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才大放“异”彩，眩人耳目。它当然值得后继者学习与借鉴，但如果有人把它作为模式、样板，再

“同”样去制造一部，即使模仿得维妙维肖，又有谁需要它，欢迎它？作家、评论家应该以“求异”作为自己的目标，用“自己的声音”唱出自己的歌。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出新，才能为文艺王国增添新的版图，为人类精神财富增加新的成分。

新时期以来的有影响之作，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异彩纷呈，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属于作者自己的新发现。同样，在文艺评论领域，也只有那些有创见的文章，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与重视。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不少文章都是老调重弹，缺乏新意，缺乏生气。这样的文章，多一篇少一篇，实在没有多大关系。近来，有些探讨文艺问题的文章，突破了过去的研究框架，开拓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尽管其具体论述不一定完善、科学，但由于有新意，从而就“吹皱一池春水”，启发了人们的思索。我以为，理论批评文章也就是要努力寻找这种不同于他人的新声。

在文艺创作、批评中努力“求异”，不仅决定着作者的作品价值，而且，从宏观上看，也是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的前提。历史

地看，举凡文明昌盛的时代，总是诸子纵横，众家崛起，议论风生，各争其胜。相反，僵化迷信，众口一辞，其结果必然是万马齐喑、衰败萧瑟。

当然，“求异”不能忽视“存同”。人们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的。鲁迅说：“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是受着先前的遗产。”对我们的文艺来说，还有着共同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引。因此，“求异”不能排斥“存同”，相反，是要在“存同”的基础上“求异”。

(1985年)

“春江水暖鸭先知”

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每每惊羡作家们有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他们具有一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本领，感人之所未感，见人之所未见，将社会上刚刚发生但尚未充分发展的矛盾、倾向，或者已有所发展但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的事物、现象，迅速地、深刻地而又形象地、生动地反映出来，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别的不说，试看鲁迅的《狂人日记》，那种从讲了几千年的“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是写着“吃人”两字的眼力，那种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秩序、封建伦理道德，发出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呐喊，在那“风雨欲来”的民主革命萌动期，表现了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它犹如一声